



草莽红颜

是今 著

CAOMANGHONGYAN

若我死了，将我葬在梅
林，明年东风起，我要开
在第一枝。

自在不羁的草莽女子
VS 帝王野心的落难太子

他许她一世独宠，却让她家破人亡，生不如死

2012年最腥风血雨
宫廷杀戮，
最痛心的纠缠孽缘

最具实力的古言写手
【是今】重磅推出

若有来世，我愿用一生换你十年天真无邪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兰若红颜

是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莽红颜/是今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399-5548-3

I. ①草… II. ①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863号

书 名 草莽红颜

作 者 是今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泊

文字编辑 欧雅婷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48-3

定 价 1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楔子	001
第一章 惊鸿照影	005
第二章 生死攸关	019
第三章 犹记当年	035
第四章 途中生变	051
第五章 故人旧梦	067
第六章 冤家路窄	083
第七章 戏语问情	103
第八章 木已成舟	121



目录

第九章	一夜春宵	137
第十章	宠冠后宫	155
第十一章	以身涉险	173
第十二章	情断义绝	187
第十三章	一箭穿心	203
第十四章	如见春来	221
第十五章	天高水远	238
第十六章	冰释前嫌	254
番外一		268
番外二		277





楔子



她站在城墙上，一把寒光凛冽的长剑架在她的脖子上。

天空飘起了细雪，刺骨的寒风卷着稀薄的凉雪落在肌肤上，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冷，透骨侵心。

她僵立在他的剑下，神思游离，忆起当年。那时，他说她肌肤胜雪，吹弹可破。此刻，破了她肌肤的并非他的轻抚，是他手中的剑。脖子上那一抹殷红，触目惊心，如雪地上盛开的一朵红梅，艳丽凄绝。痛楚先是咽喉处的一点，然后慢慢蔓延，似乎在全身游走了一遍，最后百川归海，汇集于心。

风鼓旌旗，在耳边猎猎作响，衣角翩飞抖如风中残叶。居高临下，厚实高耸的城墙外是黑压压的兵马，极目处尽是刀剑铁甲的寒光，凝成铺天盖地的杀气，如同山雨欲来时漫天的乌云，泼墨一般透不出半丝光明。

他站在她的身侧，低眉可见他握剑的那只手，青筋暴起，坚毅决绝。

她微微抬眸，侧目而视。面具严实，遮挡了他的容颜，只隐约可见一双眸子，凌厉如冰。

他自始至终都未看她一眼。

犹记得她曾在三月最明媚的春光下，折了一枝新柳给他，祝他事事称心。他笑着接过，眉眼间俱是深情：有你，便是这世间最称心如意之事。那隔着灿烂花海的一眼回眸，那曾如春波秋泓般的温柔誓言，仿佛已是前生旧梦。梦醒之后，便是彻骨的悲凉，无边无际，如漫天大雪，洗净一切恩爱情缘。

他拧着她的胳膊狠狠往城墙外一掙，她的身子猛地朝前倾去，步摇从她发间坠了下去，青丝如瀑倾泻而下，纷散飞舞，像是风里的柳丝。冷寒劲风迎面而来，她顿时心如死灰，对这尘世再无一丝留恋，心灰意冷疲惫至极，只想就着那份力道坠落下去，从此和他阴阳两隔，永不相见。

万念俱灰之际，一支利箭破阵而出，斜上城墙。她看得清清楚楚，射箭的人，是她生生世世也想不到的人。

她眼睁睁地看着那支箭挟风而来，竟有点谢他。这样也好，至少死相好看一点，从三丈高的城墙上掉下去应该是一摊肉泥。

箭如闪电，瞬间近在眼前，她闭上了眼睛，箭径直穿过她的肩头，剧痛袭来，她不禁痛呼了一声。

“含光快醒醒，又做噩梦了？”

她被摇醒，已是一身虚汗。沈三娘还在推搡她，一身蛮力，直摇得她头晕。

树上几只麻雀唧唧喳喳闹着，阳光好得刺眼。一朵紫桐花落了下来，掉在她的粗布罗裙上，她微微苦笑，莫非是年纪大了吗？怎么靠着树也能打瞌睡，还能将这一场三年前的旧梦做得如此完整……

天空飘起了细雪，刺骨寒风卷着稀薄的凉雪落在肌肤上，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冷，透骨侵心。

惊鸿照影

第一章



那一日的春光格外明媚。远处青山含黛，近前桃花似锦，青玉河水随着微风轻漾，波光粼粼。绿柳如伞，遮着春光旭日，清风徐来，花香隐隐。

含光戴着斗笠，坐在树下，微微眯眼盯着水里的浮漂。身旁的鱼篓里，放着钓来的几条小鱼，不时扑通两下。不远处的一块青石上，站着父亲的义子江承影，乌发青衣，俊逸如竹，脚旁搁着一张强弓，还有几只野雉。

他膂力过人，能臂开九石。父亲曾对她说过，当世天下，箭法无人能出其右。

含光常想，若不是父亲被人陷害，被迫在这梁、商交界处的虎头山落草为寇，承影此刻或许已是扬名天下的少年将军，白马银枪，意气风发，可惜……飞鸟不尽良弓藏，也是件憾事。

水面光影跳跃，承影鱼竿上的浮漂轻轻动了动，然后一浮一沉，似是有鱼上钩。

含光嘴角含着一丝调皮，悄悄拿起一块小石头扔了过去。水面惊起一圈涟漪。承影回头看来，英挺的眉毛皱了一下，忽又展开。

她俏皮一笑，明艳不可方物。

承影微怔，看了一眼便扭过头默然换了鱼饵，将鱼竿重又抛入水中。他素来寡言少语，不论含光如何逗他，都是一脸平静。

山涧之间，幽静空旷，偶有飞鸟扑扇着翅膀从水面掠过。正因静到极致，是以突然传来的兵器交接之声，如石破天惊一般。

含光和承影同时抬眼朝对面的山崖看去。

山崖边，十几个蒙面黑衣人围攻三个人，其中一个女子，更是被重重围困。练武之人，目力超群，含光一眼看出山崖之上并不是卧虎寨里的人。

黑衣人招式狠厉，下手阴毒，招招皆是毙命杀着。三人情势危急，险象环生，特别是那女子，更是被倾力围攻，凶险至极。

含光生平最见不得以强欺弱，以多胜少，这样欺凌一个女子，实在有失江湖道义。而青天白日，这些人黑衣蒙面，可见也不是什么光明磊

落之人，行的必是见不得光之事。

利器相击声中，刀剑反射着日光，快如闪电。那三人寡不敌众，已经无路可退。

含光正想让承影出手相助，突见一个黑衣人一刀砍向那女子。

女子似是力竭，躲避不及身形一颤，另一个黑衣人便趁机飞起一脚踢中她的心口。她的身子猛地往后一坠，与她一起迎敌的两名男子飞扑过来，竟是想要拉住那女子！可惜，终究是晚了一步，三人齐齐落下了山崖。

所幸山崖之下便是青玉河，倏忽之间，三人落入河水之中，激起丈许的水花。

崖上的黑衣人立刻凑到崖边。承影不再犹豫，搭弓射箭，流光飞电一般连着射中几人，崖边其他的黑衣人不敢再上前，踌躇之后，从山崖退下，大抵想绕道下来。

坠落山崖的三人浮在水中，身边的河水如水墨般渲染开一团一团的殷红色。

承影跳入河中，将那两个男人拉到岸边，其中一个已经昏了过去，另一个拼命地咳出几口河水之后，趴在地上不住地喘气，已是精疲力竭。

含光指着河中女子对承影道：“哥，你怎么不先去拉她？”

承影脸色微红，别别扭扭地哼了一声：“你去拉她。”

含光“扑哧”笑了：“你可真是迂腐，难道生死关头还想着男女授受不亲吗？”

承影略有尴尬，低声道：“不是有你在这儿吗？”

含光将裙子往腰里一塞，踏入水中将那女子拉上岸。她已经昏了过去，衣衫尽湿，多处都有血迹。

承影见三人俱已带伤，便道“含光，我去寨子里叫人，你在这里等着。”说罢，便纵身几个轻跃，消失在竹林之中。

含光低眉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女子，她身形极是高挑，虽长手长腿，

但眉目俊俏。

含光正欲解开她的衣衫查看伤势，突然那地上喘气的男子一个虎扑趴在了女子身上，一脸戒备地看着含光：“在下洛青城，你是谁？”

含光指着身后巍巍青山，俏生生扬眉一笑：“我是虎头山的三当家！”

洛青城瞪圆了眼睛：“三当家，你是说，你是山匪？”他无法相信，这般娇滴滴的小姑娘竟会是山匪？

含光含笑点头：“你放心，我们只劫富济贫。方才放箭救你们的是我大哥。”

洛青城心里暗道：这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竟然落到山匪手中。

含光指着他怀里的女子，问道：“这姑娘，是你夫人？”

洛青城嘴角一抽，连连摆手。

含光又问：“是你心上人？”

洛青城“噗”地吐了一口水，险些喷在含光身上。

含光往后一闪身，恍然大悟道：“莫非你们私奔？所以被她家人追杀？”

洛青城抹了一把脑门儿上的水，苦着脸道：“她是我的主人。”

“追杀你们的人是谁？”

洛青城皱了皱眉头，咬牙道：“我不知道。”

含光好心道：“那你们先跟我回山上寨子里吧，好好儿养伤再作打算。那些人一定会从山崖上绕下来寻你们。你们身上有伤，可抵挡不住。”

洛青城顿时变了脸色：“不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你们伤成这样，还能走吗？让我看看她的伤。”她伸手便想去揭开女子的衣衫。

洛青城面色一变，一掌挥出。含光只好出招应对，心里奇怪他为何不肯接受自己的好意，反而与她为敌。

洛青城一路被追杀至此，又身负重伤，和含光交手了十几个回合便有些力竭不支，血随着湿衣往下流，河岸上布了数十个血脚印。

含光眼看他面色渐渐苍白，便一狠心施出一招撼风停云，推在他的胸口上，洛青城本就重伤力竭，此刻不过是靠着一口真气提着，含光一掌拍上他的心口，他便支持不住昏了过去。

含光撕下他的外衫衣角，将他小腿处的伤口缠上。

这时，承影领了几个虎头山的弟兄过来，将三个人抬上担架，带回了卧虎寨。

进了寨子，承影让人将那两名男子安置在议事厅的耳房，因寨子里几乎都是男人，所以含光便将那女子带到自己住的偏房之中。

小丫头红杏和翠羽端着清水伤药进来。

含光洗了手，正要给那女子验伤上药，换身干净衣服。

这时，承影匆匆进来：“我给那两人脱衣上药时，发现有个男人，是……”说到这里，他突然意识到不妥，停住了口。

含光奇道：“是什么？”

他一脸窘迫，吐出两个字：“太监。”

她一愣：“你没看错？”

他尴尬无语，这种事，怎么可能看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眼定乾坤。

“那你去告诉爹爹。”

承影点头，转身去找义父虞虎臣。

含光蹲下身子，将伤药放在手边，解开了女子的外衣。一眼看去，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这姑娘的胸，为何平成这样？这样的胸脯，还能是女人吗？她抖着眉，摸了一下，不禁心里一抽……平川荒芜，惨兮兮的只结了两颗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豆子……她怔了片刻，心里突然惊起一个念头。

她站起身细看地上的美人，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个子太高，眉毛太浓，手脚太大……她略一迟疑，深吸了一口气，一狠心提起了脚……往那里

踩了一下。

果不其然！

她摸着胸口长吸几口气，扶额走出卧房，对门口候着的红杏道：“去把寨主请来。”

片刻工夫，虞虎臣匆匆赶来，仔细看了几眼地上的“美人”，对承影道：“你看看他是否也是个太监。”

含光道：“他不是太监。”

“你看过了？”

含光连连摆手：“没……”她红着脸道，“我，用脚踩了一下。”

虞虎臣嘴角一抽，丫头，你太粗暴了。

承影尴尬地用手掩住嘴角轻咳了一声，心里好生同情地上这位“仁兄”。

虞虎臣道：“这几个人的身份只怕不简单，承影你去搜一搜他的身上，可有什么表明身份的东西。”

承影走过去，把地上的“美人”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一无所获，最后将他腰间的一枚玉佩解下来递给了虞虎臣。他身上除了衣服，只有这件物事。

虞虎臣接过玉佩，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玉佩一看就是上品，玉色温润通透，雕工精美绝伦，而且那链子，是一条细金链。由此可见，此人非富即贵，而且身边还带着一位太监。

太监！虞虎臣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当即一惊，对承影道：“你随我来。”

含光正欲跟去，虞虎臣回头道：“你守着此人，千万别离开。”

含光应了一声，走到那人跟前。看着他一身女人裙衫，她实在忍不住想笑。堂堂须眉男儿，为何要装成美娇娘？不过，他的容貌的确俊美，当得起“貌若潘安”四个字。她从没有这样近，这样细地看过一个男子。看着看着忽然有种感觉，似乎他的容貌曾在梦里见过一般，有种奇妙的

似曾相识之感。

地上的人似乎感觉到了有人注视，蹙了一下眉头，猛然睁开了眼。

刹那间，清寒眸光如同夜色之中宝珠出匣，一片清冷通透的光华，寒月清辉一般。四目相对，似有片刻的时光停滞，她微一愣神，柔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站起身来，恍若未闻。虽衣着不伦不类，却自带一身清傲华贵，让人不敢小觑。

她见他一身女装，便忍不住心生促狭，轻笑道：“你若不说，那，我只好叫你姑娘了。”

他背身沉默……放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明显是生了气。

她清了清嗓子，笑咪咪地道：“姑娘。”

“霍三。”他答得飞快，但语气冰冷，带着一股意气。

“哦，你叫霍三。”含光仍旧笑咪咪的不气不恼，不得不说，他生气的模样也十分好看，如同冰山之巅的一株寒松，自有一股清贵冷傲不可亵渎之风华。

“你把衣服脱了吧。”

他一听立时转过身来，露出羞愤之色。

她见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忍不住莞尔一笑：“把你身上湿衣换了吧，我这里既有男人衣衫，又有女人衣衫，你想要哪件？”

他紧锁剑眉，心生不耐，却无奈隐忍。

含光见他默然不语，便取了一套自己的衣服放在桌上，又好奇地问：“你为何男扮女装？”

他避而不答，开门见山道：“放我们下山。”

含光嫣然一笑：“好啊！”

他一怔，似有点意外。

含光笑着打趣：“你是个男人，又做不了压寨夫人，自然会放了你。不过，你装成女人，倒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呢。”

他眸中顿时浮起一团愠意，脸颊上染了一抹若有似无的绯色。含光只觉他羞恼而隐忍的样子有趣，还想再继续逗他几句，虞虎臣快步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承影和落水的那两个人。

虞虎臣的脸色史无前例的严肃，进门便道：“你守在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含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霍三。他高傲无比，身姿挺拔，默立桌前如冰川玉树，看着虞虎臣的目光并没有半分惧意。

她一出门，身后“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咔嚓”两声，里面还上了闩。

她心里又是好奇，又有些不畅，连承影都能知晓的事，她却被虞虎臣拦在门外不能参与。不管她武功再好，到底是个女子，在虞虎臣心里，抵不上个义子。

她微微叹了口气，靠着门框坐了下来。不想，这门里的几个人竟然足足谈了一个时辰，才把门打开。

虞虎臣率先出来，对含光道：“你即刻和承影下山，护送霍公子去东阳关。路上若有人问起，你便说是他的侍女。承影是他的‘丈夫’，送他回东阳关走娘家。”

含光瞪大了眼睛：“什么？”

“你先别问缘由，他日自会明白，你只要记得，路上若有危险，拼死也要保护他的周全。”

含光惊诧地看着父亲，又看了看霍三，他到底是什么人，父亲竟然要让自己拼死守护。

“你去收拾几件衣服给他带着，再备上一顶帷帽，无事不要让他开口说话，有人问起，便说他嗓子哑了。”

“那两个人呢？”

“我让你赵叔带着那两个人先去东阳关。你和承影先去镇上，找个大夫将他的伤好好儿瞧一瞧，再带上伤药，一路上好生侍候，千万不可